

德国招贴大师冈特·兰堡作品探析

廖琼, 吴卫^①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冈特·兰堡的作品总是尝试新方法来改善单纯的平面效果, 追求创作上的个人化、自由化, 追求画面的韵律感、层次感, 用最简单的视觉形象表达最深刻的内涵。冈特·兰堡运用理性的思维、艺术的表达、新颖的创意拓宽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以诗人般的情怀为我们重新构造了艺术的境界, 其视觉创造给视觉形象世界带来了新的力量和生机。

关键词: 冈特·兰堡; 深度分离; 式样; 张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欧美的平面设计领域出现了一个新流派——观念形象设计。这个强调视觉传达的准确性、形象性和理性的新流派是战后平面设计的重要发展之一, 在平面设计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而冈特·兰堡(Gunter Rambow)就是这个新流派公认的一位最有创造力的代表人物。他被人们称为“德国视觉诗人”。迄今为止, 他设计了几千幅招贴, 并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他的作品被多国文化机构收藏, 受到众多热爱艺术的人们的喜爱。

纵观兰堡的设计作品, 可以看到兰堡在自己的平面世界里追求艺术的自由。兰堡常常说: “诗、艺术和文学是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的, 它无处不在, 人们只要去观察它就能发现它。”^{[2]9}他把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主题作为创作元素, 加之艺术的处理, 使其具有另外的一些象征含义。兰堡执着地用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结构理论看待当今社会的进步。他的这种执着直接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一 深度的分离

深度的分离是指在空间和层次上的分离, 也包括元素的分离, 整体和部分的分离。兰堡的土豆系列作品就具有明显的深度分离特征。

土豆是冈特·兰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设计主题, 其土豆的系列海报曾在威斯巴登博物馆的个

人展上展示。冈特·兰堡出生于二战的发生地德国, 土豆伴随他度过了苦难的青少年时期。因此, 兰堡对土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认为土豆是德国的民族文化。他的土豆招贴(见图 1)令人称道的不是土豆本身, 而是奇特的创意和视觉效应的魅力。土豆系列招贴体现了兰堡对土豆的钟情, 也反映了兰堡对同一种设计主题的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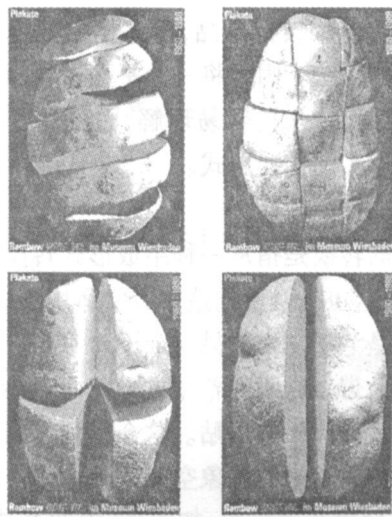


图 1 土豆系列招贴

如图 1 中的土豆系列招贴, 每个画面都是以土豆为表现主题, 兰堡将土豆削皮、缠绕、切块、上色, 再堆砌……不同的组成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

① 收稿日期: 2008-05-22

作者简介: 廖琼, 女, 江西赣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 吴卫, 男, 湖南常德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博士,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湖南省包装设计艺术与技术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为传统艺术符号文化和高校艺术教育理论研究。

点,即在构图时把土豆形的轮廓线和块的色彩结合在一起。兰堡将绘画中最能表现区域的轮廓线和色彩嫁接到招贴上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效果。图中的土豆因为表皮的质地相同而成为一个整体,又因为人为的分割形成轮廓线,加之高纯度的色彩渲染从而成为若干个部分。一个“部分”越是自我完善,它的某些特征就越易于参与到“整体”之中。^{[3]97}土豆与黑色背景在色彩上的迥异使得分裂多变的土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整体性更强。通过轮廓线和深浅色彩的叠加,土豆的个性与整体性相互映衬,这种整体和 parts 的关系形成了“纵深的空间”,让观赏者不会停留在土豆这个二维表面,而是往下探寻第二个、第三个层次的空间。这种平面上的深度分离效果完全依赖于线条和色彩在背景中亮度和色相上的差异。最终,这些土豆像立在纸面上的一个个实体,似乎唾手可得。

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兰堡奇特的想象力,没有人会想到土豆可以分裂上色,可以在平面上展示空间效果。兰堡开创了一个先例,他将土豆“玩”到极致,将对土豆的深度分离当成一种享受和创造,在摆弄中获得灵感,在享受中积极思考。他通过平面上的深度分离使得平凡的土豆获得超乎寻常的视觉冲击力。

纵观兰堡的设计作品,很多招贴都运用了这种深度分离的手法。因为将一个平面进行深度分离处理后会展显得比原来更容易理解,而观赏者往往会倾向于感知这种简化的形式。

二 式样的转换

式样的转换是指从一种组成形式转换到另一种组成形式,这也是兰堡创造中经常运用的设计方法。

书籍是兰堡创作的另一个设计主题。兰堡认为书籍能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他每年至少为 S·费舍尔出版社设计一幅招贴。这个系列作品中表现的平面书籍给人带来的想象空间十分广阔。他把平面设计元素分成几个层次,如图 2a 中的书被手握住,这只手由平面转向立体,书似乎悬浮在空中并投下阴影,营造出一种失重的空间感,它传达了“掌握了知识就拥有了力量”的理念。而图 2b 中书上的手中有支笔,这支笔将书的一维空间向整幅画面的三维空间转化,自然而有力。笔在背景上写出出版社的名字,宣传意味油然而生。这种视觉的空间转换自然地引导观赏者的视线开始流动最终定格在下面的字母上。图 2c 中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视觉引导式的宣传方法让人过目难忘。图 2d 和图 2e 是

将光线巧妙地运用在书籍的投影上,似乎书籍由内向外透着一股亮光,书上的窗户和灯泡都是将书从平面转换到空间的一个过渡,这些过渡让人们更想探寻亮光后面的另一个空间。图 2f 的文化招贴中两本书直接交叉,纯粹地制造出一种强烈的立体空间感。这是兰堡最直白的表现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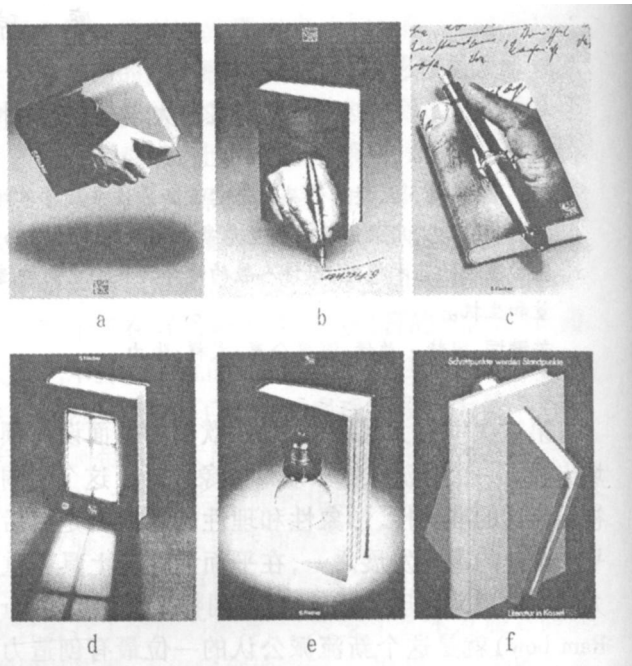


图 2 书籍系列招贴

兰堡借助一些元素,如手、窗户和灯泡,轻易地将平面上本来仅存的一个式样转变成了两个式样或者三个式样。在以上作品中,背景是第一个式样,书本是第二个式样,手、笔、窗户和灯泡构成了第三个式样,如此几个式样重叠出现,简单的一维空间就转变成了复杂的三维空间,这就给了观赏者一个追根究底的理由,也达到了为出版社宣传的效果。

三 张力的凸显

在兰堡的作品里,通过元素的密集获得张力凸显效果是兰堡尝试的又一种方法。图 3 中的社会文化招贴就是兰堡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我们在感知这些画面不动的式样时,又感受到了一种运动的具有倾向性的张力。图 3a 中密密麻麻的人头让人感觉压抑,人群似乎在由远而近地蠕动,并有向纸边涌出的运动趋势。这种“不动而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一幅静止的平面作品的运动感往往和构成平面作品本身的骨架有关,它的运动方向基本上和构造骨架的主轴方向一致。^{[3]570}图 3 中 h c 两图能更好的解释这种张力的本质。图 3b 中基本元素是环形聚集,构成了画面中螺旋的空洞,这种圆形以圆心为中心向外呈放射状运动构成运动特征。图

3c中锥形聚集的运动特征则是从顶点向等腰三角形的底边方向呈发射状扩张。因为具备了这种运动的倾向性, 平面中的画面不再单调, 反而凸显出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张力。如此, 人们的视觉锁定在元素的聚集点, 疏密得当的安排使得画面的聚集发散效果更加强烈。

事实上, 一切视觉现实都是视觉的活动造成的。只有视觉的活动, 才能赋予视觉对象以表现性, 也只有具有表现性的视觉对象, 才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媒介。^{[3]568}兰堡正是运用视知觉的原理, 通过元素的密集和发散构成新的式样, 凸显张力, 才达到平面效果上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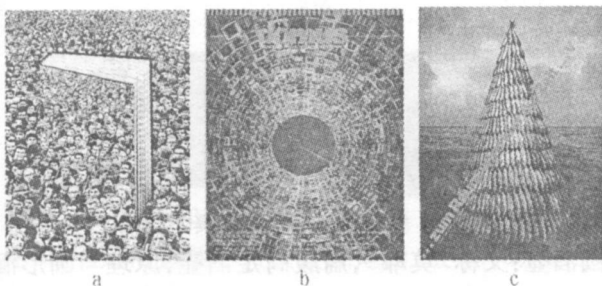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文化招贴

如上所述, 深度的分离、式样的转换和张力的凸显都是兰堡寻求视觉效果的设计手段, 目的都是为了使简单的平面变换成复杂的空间, 使呆板的平面具有膨胀的视觉张力。人们的眼睛总是倾向于理解这些复杂的空间和形式, 将它简化成自己能知觉的东西。这就使人们能够适应各种式样的转变, 并能理解和探寻兰堡作品的视觉层次。

国外学者将冈特·兰堡称为欧洲最有创造力的“视觉诗人”, 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通过寻常的形象表达深刻的含义, 通过隐喻的物体联想到实际事物。如果说兰堡的某些简洁明了的黑白招贴是体现了“诗”的以简代繁, 那么他的其他作品还含有很多中国人对“诗”的理解。土豆系列作品中, 兰堡将色彩的对比和空间的叠加相结合, 呈现出诗一般的层次感和韵律感; “光明书”的设计中, 将画面式样在一维和三维中转换, 类似诗歌中的平仄跳转; 元素的密集中, 不同的密集带来不同的视觉享受, 一如诗歌般

的紧凑与跌宕起伏, 平面的张力得到膨胀。如此这般, 兰堡将画面当作诗歌般处理, 充分体现了诗歌的自由与韵律。笔者认为, 在视觉上的自由化和韵律化, 正是他作为“视觉诗人”派杰出代表的显著的特点。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隐喻的诗意, 以最简洁的视觉形象表达最深刻的内涵, 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视觉环境, 不断地塑造自己不同的设计风格。

兰堡始终坚持用视觉形象语言说话, 一切装饰性元素都让位于视觉功能。在创作题材上, 兰堡钟情于土豆, 执着于为 S·费舍尔出版社设计系列招贴, 同时更以一个设计家对自由的追求来体现他对视觉艺术的理解。在形式手法上, 兰堡总是尝试新的方法来改善单纯的平面效果。无论是空间的创造、式样的转换, 还是用密集凸显具有倾向性的张力, 兰堡追求的是平面视觉效果上的突破和创作上的个人化、自由化。冈特·兰堡的每一幅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 更多的是心灵上的颤动。他运用理性的思维, 艺术的表达, 新颖的创意拓宽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其诗人般的情怀为我们构造了艺术的境界, 他独特的视觉创造给视觉形象世界带来了新的力量和生机。

参考文献:

- [1] 王受之. 世界平面设计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269.
- [2] 林家阳, 车其. 冈特·兰堡[M].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0 9.
- [3] [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M]. 滕守尧, 朱疆源,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 王友良)